

秋水谣

李铭瑶秧歌选集

李海光 刘国才 编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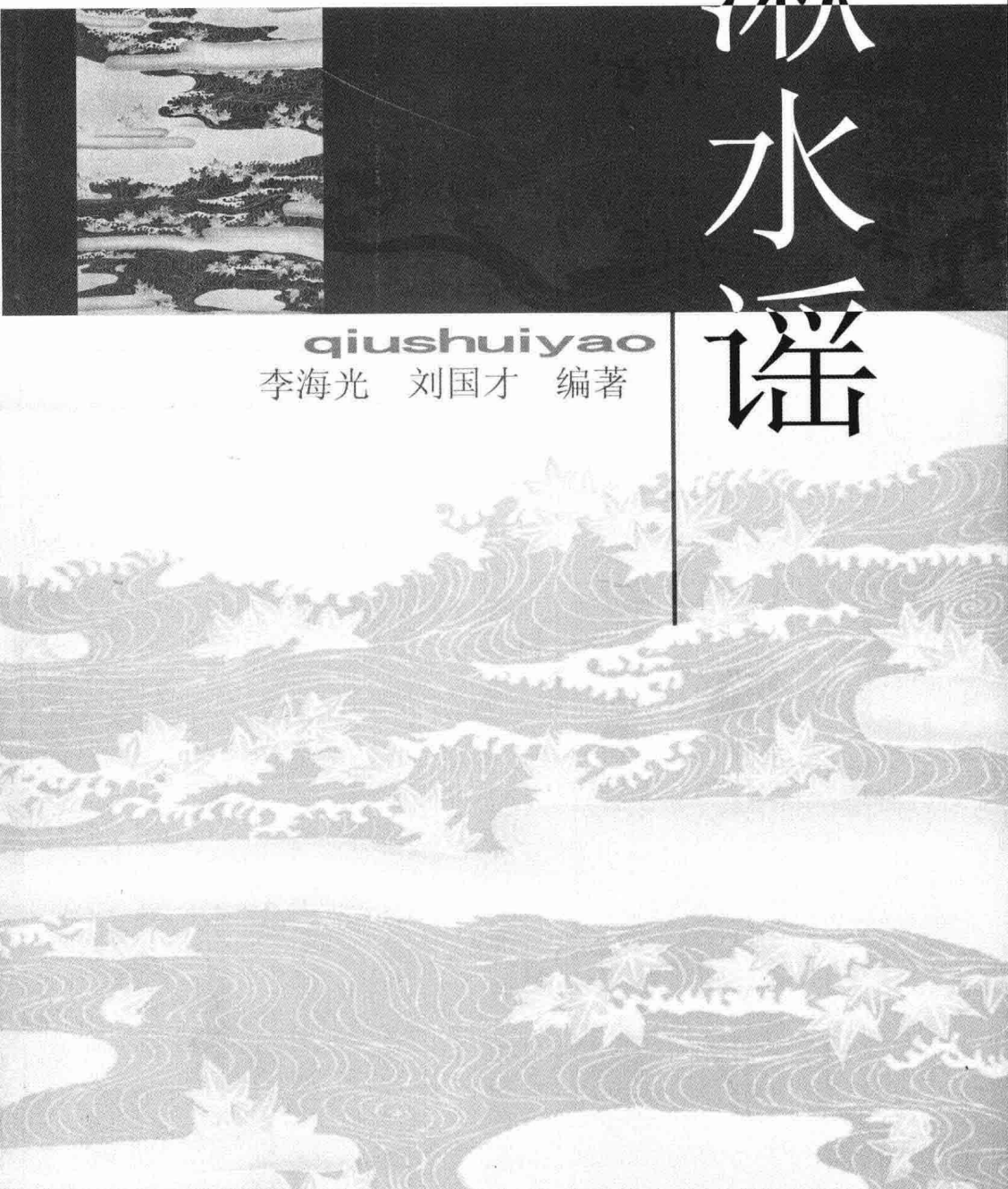
QIUSHUIYAO

山西出版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秋水谣

qiushuiyao

李海光 刘国才 编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湫水谣：李铭瑶秧歌选集 / 李海光，刘国才编著. — 太原：北岳文艺出版社，2008. 5
ISBN 978-7-5378-3068-3

I. 湫… II. ①李…②刘… III. 秧歌剧 - 剧本 - 临县 - 选集 IV. I2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7867 号

湫水谣

李铭瑶秧歌选集

李海光 刘国才 编著

*

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行

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www.bywy.com

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美术印刷分公司

*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 印张：6.375 字数：220 千字

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3000 册

*

ISBN 978-7-5378-3068-3

定价：20.08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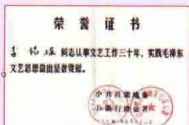


李銘瑤



①	②	③
④	⑤	
⑥		

- ① 1952年8月，后排右一为李铭瑶。
- ② 李铭瑶、渠英夫妇在太原。
- ③ 1977年正月，闹秧歌。
- ④ 老两口。
- ⑤ 1951年，临县人民文化馆全体，左三为李铭瑶。
- ⑥ 全家福。





前 言

李铭瑶

秋叶春花计日程，
寸阴真欲惜余生。
敢谋著述千秋业，
欲揽山川万里行。
挥翰尽偿儿女债，
推笺遍答友生情。
一囊芜稿须重理，
半世俗篇待辑成。

我一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，唱秧歌半个多世纪，究竟唱了多少首秧歌，因为都是兴之所至，随口而唱，自己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子。今天，我重新翻检了《伞头秧歌》《秧歌精选》《阳歌史话》《湫水文集》等书，将我唱过的秧歌进行回顾整理，同时，动用亲戚朋友、子弟儿女对散落在村野民间的我唱过的大量秧歌进行搜集，这才发现，五十多年来，我唱了的秧歌竟数以万计。望着一沓厚厚的稿纸，听着朋友们口头吟诵我的秧歌，往事历历，涌上心头！老来心事浓如酒。直到此时，我才体验到生活对我的格外偏爱，才体验到我的一生竟如我的秧歌一样丰富多彩。

我于1930年2月3日出生在临县林家坪镇杨家山村。家乡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但是有着浓厚的





群众文化传统习惯。每到农闲时节，村里的人便会三五成群地自发组织起来，击锣擂鼓热闹一番。热闹的主要内容当然是即兴编唱秧歌。这样的热闹，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闹红火，除了娱乐之外，还在为村里的秧歌队发现和选拔人才。我们村有一支秧歌队，每年的正月，都要到周边的村子里“道喜”。因为有了一支不错的秧歌队，村里的人自我感觉良好，与外村人相比，有一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！而在外村人眼里，我们村的人能演会唱，非同一般。我就是在这种浓郁的秧歌氛围中成长起来，从小耳濡目染，最后成为一个秧歌人的。

1949年8月，我由县师范班毕业，分配到县民教馆（文化馆前身），完全从事了文化工作，如鱼得水，对秧歌更是大唱特唱。1957年，我被调到临县晋剧团，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唱秧歌的时间少了，只能偶尔过一下瘾气，但内心里对秧歌的情结，仍然系缚得非常牢固。1964年我回到文化局，兼搞文化工作队。原以为能好好地唱秧歌了，谁知，好景不长！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我只好缩骨闭气，躲在一旁，看着别人“造反有理”，自己却脑中构思秧歌，心中哼唱秧歌。秧歌伴我度过了那一段不平常的岁月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能放开歌喉唱了，但文化工作百废待兴，唱秧歌的时间不多，只能偶尔为之。1984年，我退居二线。这个时候，精力未衰，心无旁骛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唱了不少秧歌，可以说过足了瘾气。1991年离休后，仍然歌不离口。进入新世纪，渐觉腿脚不灵，气运不畅，但脑子里考虑最多的还是秧





歌。有时候在秧歌爱好者们的邀请之下，还到那些红火场所凑凑热闹，兴致所至，还能唱上几句。然而，毕竟是年龄不饶人，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风头十足。

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的老伴渠英，她也是一个不错的伞头。共同的爱好，把我们俩紧紧地维系在一起。秧歌是我们家庭生活的润滑剂，在那艰苦的岁月里，我们用秧歌解愁、用秧歌倾诉、用秧歌慰藉、用秧歌激励，相伴相依，风风雨雨，走过了五十余年的人生旅程。可叹的是，老妻却已先我而去！但她所唱的歌时时在我耳边回响，好像还在不断提醒我吃药，提醒我穿衣……我知道，虽然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她仍然在一刻不停地关注着我。我们这个家没有老妻不行，我也离不开我的老妻。好在她的歌声还在，她的歌声如同她那一双温暖的手，时时在抚摸着我的哀伤的心，轻轻地将我按入沉沉的梦中，在梦中，我们又到了一起。

细想自己五十多年来所唱的秧歌，虽然只是祀神、颂人、咏事之类的应景之作，但也符合孔老夫子说的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的思想，也符合晋西北乃至陕北广大地区劳动人民的需求。唯其如此，我唱的秧歌才得以在民间流传。

《秋水谣》收录的秧歌，只是因地、因时、因人的一些口头歌谣创作，并无多大的保存价值，况且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，更谈不到文化上的分量。之所以要辑录成册，付梓传世，完全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——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；报答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父老乡亲；告慰相依相伴五十余年的老伴。





歌曰：

一路走来伴歌行，
咏山咏水抒激情。
黄河文化再传承，
湫水歌谣唱不停。

丁亥冬月

湫水谣

4





序

李新峰

受编者的委托，给李铭强秧歌选集《秋水谣》上写几句话。因对秧歌未曾专门研究，加之又值岁末年初，是我们政府人最为忙碌的季节，只好偷暇上的时间先睹为快翻閱了一遍。这一翻可就放不下了，读到十分精彩处，自竟不自觉地还要哼上几声，唱上几句。读着、哼着、唱着，说上清的一股子兴奋劲油然而





而生！

宣统宣说，我与临县接触、与杏铭铭先生还有过一些特殊的交情呢。最难忘的是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〇年，我在临县任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县时，每年春节期间，县里都要组织全县性的秧歌大检阅，年之大比后，还要到吕梁地区拜年慰问，或者参加文艺展演。诸如大型活动，全靠行政领导而没有秧歌界的权威人物帮助是万万不行的。而且文化局要深刻反省、临县秧歌





的导师李路路先生自然就成了我的特别顾问，不仅为
谋划策，有时还要亲自上阵。特别是一九八九年，中宣电
视台要做一期临时献歌的主题节目，安排我代表昆明大
班子。在昆明，是政府大门口以唱献歌的方式迎接新解放
军的献歌队伍。为此，老先生特意对我进行了一番指导性的
的培训。各师各门徒啊，经老先生一点化，效果还真非同
一般。这就是教育生以事第一次上中宣电视台。现在谈他的献歌
选集，自然就想起这件事了。





但是真正能吸引人、打动人的还是老先生唱秧歌五十多年的精彩人生，是他秧歌的风格。老先生十二岁那年正月第一次挑竿出门，十八岁正式参加工作，以后无论是在民间馆做馆主，在昆晋剧团当团长，还是在昆县文化工作队队长、昆县文化局副局长，直到一九九一年离休，秧歌作为他的业余爱好，一直与歌不离口、竿不离手。凡是有关老先生的场合，都会立刻变成秧歌的天下，凡是听他唱秧歌的人，都会发出赞叹、欢快的笑声。已故文艺界老





前年王易以称他为著名的民间诗人。乙亥年王又且杜云，
赠对他恭敬有加，称他为临县秧歌的宗师，因而尊他为
师父。乡人最瞩目的年头明星整升亮，也是经他一手栽培
而一举成名的。

临县是年五秧歌的发祥地。在临县，秧歌浩如烟海，
乡手灿若群星，风格异彩纷呈。对李铭铭先生的秧歌，
我印象最深的是：他的唱法用调适中，平实沉稳，吐字清
晰，他的唱词通俗、利落、干净，易懂易记；他的构思新奇，





送词造句十分巧妙，给人一种神来之意感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的感觉。特别是他那种比喻手法的手法，风趣幽默的风格，恰时是笔四折，雅时珠流玉盘，将写出他歌的格与雅有机的统一起来，提升则雅俗共赏的高度，使人听后余味无穷。

随着他几十余年的创作轨迹来看，他早期的他歌多呈现初生之犊不怕虎的一股子锐气，锋芒毕露，甚至有点“杀猪归半”。比如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他与写出最著名





阳平头马万青的一次对唱中唱道：

闲完，秧歌转回去，
高先生把钱转给咱，
有什么说的你开口，
无非要和钱对两首。

人到中年，老先生的作品谦和礼让，老练成熟。一次阳平头大王杜云峰对唱时，共同回忆起当年与马万青先生对唱的情景。他唱道：





你说我能倒高万青，
那不就是我的真本领，
我能大不怕么？人，
初生的牛犊入无群。

到1944年，由于受平伪统治的影响，伪满铁歌也
自觉地自觉地走上周出纪的道路。为，博得现在喝彩，
既主客观，年主伪常常挖空心思寻找逗人的笑料，喝
出了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。对此，老舍先生忧心如焚。在

